

身為中華民國空軍士官長

· 林銘福口述，蔣彤雲整理記錄 ·



我深以為榮

從軍

小時候，家裡經常面臨手頭不濟、諸事拮据窘況，父親生意失敗後在磚窯廠做工，從小我們兄弟姊妹做過許多家庭代工貼補家用。每年春假期間，我到客雅山上毛遂自薦，幫人整理墓園、除草、糊水泥修補墓園，賺取微薄工資。記憶中，在客雅山上，不時有戰機從頭頂上呼嘯而過，後來知道是F-100，飛機被陽光照射的閃閃發亮，很羨慕飛行員能駕駛戰機翱翔天際。

就讀成德國中之後，經常遠眺新竹基地看飛機起飛、衝場、降落，看著看著深深對那銀色龐然大物著迷，立志國中畢業後要報考中正預校，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飛行員。父母知道我要考軍校，極力反對，爸媽說再辛苦也要設法讓我和弟弟讀大學。我告訴他們，父親生意失敗積欠的債務，靠父親磚廠微薄待遇，和母親日夜不停做手工活兒，別說還債不易，平時連溫飽都難。我不顧父母反對，騎著單車前往空軍醫院進行空勤體檢，誰知什麼都過關了，卻未能通過嚴格的視力箱這一關，無緣進中正預校，讓我很沮喪；但是我喜歡飛機，於是轉而報考空軍機校士官班，自此踏上軍旅生涯。

民國七十年四月三十日入虎尾新訓中心接受新兵入伍訓練，軍中學長強調，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新訓過程很辛苦，當下一心只想將來能與飛機為伍，將吃苦當吃補，唯一的困擾是制服不合身帶來許多不便。我的個子不高，分發的制服袖長褲也長，手持Z步槍加上刺刀，高度都快跟我一般高了，由於新訓結束後制服得歸還，所以不能修改，出操時，我們幾個矮個頭只好將袖子和褲管折起來，出操時袖子和褲

管常常掉下來，好幾次不慎踩到褲管險些跌個踉蹌，手忙腳亂，疲於應付，模樣滑稽。

當時教育班長董子林看到我們幾個矮個子的狼狽，特別到庫房一陣翻找，尋找適合的制服讓我們更換，還犧牲自己休息時間，找了綁帶幫我們把袖子和褲管綁起來。我們連連向他道謝，他卻說是該做的，他特別關照我們這幾個矮個子，很關心我們的體能與適應狀況，直到今天，我仍非常感念這位新訓中心教育班長董子林。當年他對我們這群國中剛畢業娃娃兵的照顧，如今想來依然感到溫暖。

經過三個月新兵入伍訓，結訓後



空軍機械學校是林銘福士官長穿上軍服加入空軍的第一站，照片為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常士班九十四期噴機一組師生的合影。

正式進入機校，一年四個月後的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下部隊實習，當年同期入伍生五百多人，這時剩四百人出頭，我是第四中隊，第四中隊進校時一百一十一人，下部隊時剩下九十四人，這些英雄好漢個個都是經過軍中嚴苛的磨練，才取得下部隊實習的機會，如今想來很不簡單。

下部隊

我和同學黃春郎分發新竹空軍基地四十一中隊機務室任助理士，負責F-100A戰機停機線第一線派飛及飛行線上修維護，下部隊第一天，我們兩人跟著許光輝班長進武掛棚廠旁的機務室，見大夥兒忙進忙出，兩人杵在機務室不知道要做啥，許光輝班長看咱兩人木楞楞呆站著，於是帶我們走一圈機務室熟悉環境。

第二天一大早，走進二十四號機堡，眼見當年在客雅山上不時從頭頂上呼嘯而過的F-100就在眼前，難掩興奮，我問機工長能不能觸摸，機工長要我盡管摸，他說：「有一天你會摸到怕」，我撫摸這架擁有一張大嘴、精壯厚實的F-100，機堡裡散發著燃油混著液壓油氣味，想到這是我往後要修維護的飛機，很雀躍。

機工長叫我從旁協助更換主輪，見他快速、乾淨俐落的更換主輪，很

快便將飛機恢復成戰備狀態。過程中我雖只是遞遞工具、頂千斤頂，但是機工長邊工作邊考我工作基本程序與安全注意事項，見他做事態度一絲不苟、毫不馬虎，讓我印象深刻，在機堡裡認識了田歧曾班長、藍兆堂班長和學長們。

我跟著學長每天清晨四點半之前起床完成戰備，飛行員若是拂曉出任務，我們更早在凌晨兩點起床前往機堡報到，報到後立刻按照檢查手冊進行戰機飛行前各項檢查。檢查進氣道時得借助飛行員的登機梯，爬進進氣道，手持電筒仔細檢查發動機前端進氣道葉片是否有損傷，檢查各艙門、胎壓、尾管……是否正常，我們永遠



林銘福士官長下部隊後，分發新竹空軍基地四十一中隊機務室，任助理士，負責F-100A戰機停機線第一線派飛及飛行線上修、維護工作。

比飛行員提早兩個小時抵達停機線，進行飛行前縝密檢查。

飛機落地後，飛行員回去歸詢，我跟著機務室學長在跑道盡頭進行落地後檢查，一切OK，再配合拖車班將戰機拖回機堡。

當時兩岸是緊張對立的，新竹基地距離中國大陸最近，戰機起降頻繁，夜航尤其多，每當戰機夜航落地，完成所有檢查，將戰機拖回機堡，工作結束往往已是夜間十一、十二點。如果輪值夜間拖機，必須到隔日凌晨兩點另一組的組員上場後方能下班休息。凌晨兩點，正是大家睡得正沉的時候，此時我們仍堅守崗位，盡忠職守毫不懈怠，機務室的士官兵只能利用飛行員飛行空檔歇一會兒、打個盹，當時我們都還是十七、十八歲的孩子。停機線是二十四小時輪值待命，除了停機線工作，我尚須負責故障機進場修護督導。為配合飛行任務，必須完成所有故障機的檢修，確定能順利支援次日飛行任務，方能下班，雖是下班，也只能回寢室待命，不能出營門，除了休假日及外散假，均以部隊為家。

直到結婚有了家眷，下班後才得以返家，不過機務室工作性質特殊，即便是外宿，仍得在清晨五點前返回

基地報到，這還是在第二天沒有早班情況下，如果值早班，經常和家人吃完晚餐、便匆匆趕回基地待命了。

民國七十二年八月，我被派往清泉崗基地執行阿里山八號F-104C換裝任務，F-104設計特殊，擁有兩倍音速、能高速攔截，這與之前修護的F-100相差甚遠，不同的修護護概念學習起來頗具挑戰。換訓期間感謝藍兆堂班長不厭其煩悉心教導與經驗傳承，讓我很快速進入狀況。民國七十四年，接任編號「四一八三」TF-104雙座飛機工長。

赴法受訓

民國八十五年，新竹基地將執行幻象機換裝任務，機務長李莒聲鼓勵我加強外語能力，當時機務室同仁在機務長李莒聲要求下讀書風氣很盛，



赴法接受幻象機發動機專業訓練既是挑戰也是壓力，所有訓練員都非常珍惜受訓的機會（林銘福士官長為左三）。

機工長們帶著助理士利用飛機起飛後的空檔，在機堡自我加強英文和電腦，我參加基地英訓班，後來考取國防語言學校英儲班。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發動機專業領域被遴選赴法進行換訓，暫時離開前後服務十三年的停機線。

奉派前往受訓學員均有相當程度修護經驗，但是受訓期間要學的理论與實務操作極廣，並不輕鬆，我們不敢掉以輕心更不敢懈怠，發動機組八位訓員每天課後，簡單吃過晚餐，便自主複習當天授課內容直到深夜，大家都很珍惜受訓機會，深恐學而不足，辜負空軍栽培。

發動機運轉產生推力，其附件機匣是提供飛機各系路動力的來源，攸關飛機能否飛行操作的基本組件，與飛安息息相關。赴法接受發動機專業訓練既是挑戰也是壓力，我雖榮幸有機會接受挑戰，不過壓力真的不小。記得在法受訓期間，夜裡經常夢到白天上課情形，訓員們每天誠惶誠恐努力學習，終圓滿達成任務。

結訓後返國調至修補大隊發動機修護分隊，負責幻象發動機起動系統定期檢查及修護，不久升任分隊長督導長，負責發動機修護分隊所有修護督導與人員管理，直到退伍。

革命情感

機務室夥伴們每天在停機線與飛行員朝夕相處，同甘共苦建立深厚的革命情感。為飛安把關，飛行前，技勤修護人員仔細做好每一項檢查，我們深知一個小螺絲釘都足以影響飛安，馬虎不得。但F-104畢竟是六〇年代美國製造的老飛機，故障率高，我的軍旅生涯中曾經發生幾起飛安事件，因此痛失好長官，最是令機務室夥伴們傷感。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七日，任教官、張教官各飛一架雙座與單座機至屏東，留下單座進行例行大檢，不久，兩人坐上張教官之前飛來編號「四一八三」TF-104雙座機北返，起飛時因機尾方向舵隔框內的飛尾升降推桿固定螺栓斷裂，造成飛機無法向後帶桿放棄起飛。這架雙座機似脫韁野馬，高速衝向跑道盡頭，終因速度過大，捕捉鈎無法勾住攔機鋼索，攔截網又無法攔截飛機，撞網失敗，最後衝出清除區，掉入基地外甘蔗園裡，造成任教官殉職，張教官重傷憾事。

民國七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和蘇中川班長在北跑道頭機堡執行例行性修護，忽聽一陣尖銳磨擦聲響，我趕緊跑出機堡，見編號「四三七四」F-104G機腹在跑道上——路摩擦衝

向跑道頭，衝力極大，正憂心忡忡不知結果如何，所幸跑道頭攔截網成功攔截。「四三七四」拖著地面減速鉗鍊，直到清除區盡頭圍籬方才停止，當時若攔截失敗，勢必撞上前方的頭前溪堤防，則後果難料。

當下我與蘇中川班長扛著工具箱快跑趕往二三跑道盡頭，我們三步併兩步趕抵現場，飛行員孟教官已自行爬出機艙，見孟教官無恙，我和蘇班長吁了一口氣。飛機半個機身在圍籬外東大路上，我迅速拆開機砲艙，再拆開連接機砲的搭火線頭。這時自餘光中瞥見機腹有火光，當時飛機正要起飛是滿油狀態，我趕緊示意蘇班長並快速退到東大路。當時東大路上已



民國七十四年換訓F-104期間，林銘福士官長（第一排左二）與其他修、維護同仁攝於清泉崗基地。

聚集不少圍觀民衆，我們兩人分站路的兩端，禁止圍觀民衆接近，基地消防車隨後趕到並噴灑泡沫滅火，待所有相關人員陸續抵達執行交管並確認飛機暫無危險，我和蘇班長才回到機堡繼續工作。

這架編號「四三七四」F-104是擔任放單飛機的隨伴機，自○五跑道起飛時，遭到單飛機的排氣尾流而失控墜落跑道。當時起落架已收起，無法以輪煞減速，速度雖大所幸攔截網成功攔住飛機，停在跑道盡頭圍籬處。那時飛機正處於滿油狀態，機腹一路在跑道上摩擦，如今想來都很危險，所幸飛行員孟教官平安。

民國七十九年，我是四十一中隊編號「四四二一」F-104機工長，三月二十四日，當天飛機停在北跑道頭



林銘福士官長（左一）擔任機工長時，與助理士在編號「四四二一」號機F-104G前之留影。

機堡，序列安排郭教官將駕馭這架「四四二一」前往水溪靶場執行對地炸射訓練，駕駛載著郭教官來到機堡，教官下車後將飛行頭盔交給我，並詢問飛機狀況。我們開始執行飛機起飛前三百六十度檢查，教官邊檢查邊問為什麼機身有這麼多的小蜘蛛，連機翼下的火箭筒和空速管周邊都有？我答覆不知是否受到三月天氣影響，才清理過卻又跑來一堆，教官笑著說沒關係，我們再清一次，他用力吹氣，很快便將空速管周邊吹得乾乾淨淨，我半開玩笑說教官肺活量不小，他笑著回說他只用了半的功力。

完成起飛前檢查，我到機堡前方引導飛機滑出並做輪煞檢查，隨即和助理士在飛機右前方向郭教官敬禮，他微笑回禮，教官戴上他的氧氣面罩，便滑向跑道頭準備起飛執行任務。

當天有十多架飛機陸續起飛，起飛後，風向改變，更換二三跑道起降，不久天氣突變能見度極差。我的機堡位置接近北跑道頭，機務室裡同仁望著天空，希望所有教官們盡速回來落地或轉至備降場。不久看到長機陳俊良教官帶著二號機涂相文教官驚險編隊落地，三號機郭教官隨後進場，重飛，之後始終未見飛機蹤影。不久，陳俊良教官趕來，問郭教官飛機落



家人是林銘福士官長（左一）最大的支柱，在役時不能經常陪伴，退伍後，他常與家人運動、爬山，享受天倫之樂。

地了嗎？我答教官重飛，但是不見落地，陳教官說油量還夠，應該落花蓮或其他備降場了，要我無需擔心。

三十分鐘後，總班長翁耀輝開車來機堡，揮手示意我立即上車，車上翁老總說有人報案有飛機墜落新豐。翁老總一路往新豐急駛，根據消防隊指引來到現場，這架「四四二一」飛機碎片散佈極廣，我一眼看到教官起飛前我幫他調整的座椅肩帶已破碎不堪，眼淚再也不聽使喚奪眶而出。郭教官為人隨和，聽其他教官說，郭教官綽號「老烏龜」，有人在他的飛行頭盔上畫了一隻烏龜，他也不生氣，待我們機務室弟兄尤其親切，早上才與教官共同執行起飛前三百六十度檢查……睹物思人，哽咽難言。

退伍

軍旅生涯無波無瀾，很順遂，先後擔任四十一中隊機務室飛機助理機械士、機工長、停機線修維護班長、停機線機務情況管制班長。自法完成幻象戰機發動機換裝，任職修補大隊發修分隊發動機起動系統班長兼任換訓教官、士官督導長等職，直至民國九十六年退伍。

退伍後，曾在新竹科學園區科技公司擔任工程師，負責震動頻譜分析、設備故障分析及處理，軍旅生涯培養的耐勞特質受到肯定，很快便升任組長；但是我太熱衷於飛機的修維護工作了，在科技大廠兜了一圈。四年後，受法國幻象發動機製造商SABERAN公司聘請任臺灣技代，再度回到老本行為幻象修護體系繼續發揮所長，在基地裡，天天與我熟悉的老戰友和飛機為伍。

小時候因為喜歡飛機，報考中正預校不成於是轉而報考空軍機校士官班，自此踏上軍旅生涯，我和機務室的夥伴們盡心盡力完成所有故障機的檢修，夙夜匪懈，每當完成故障機檢修，確定能順利支援次日飛行任務，這就是成就。

飛機修護看似平凡，其實並不平凡，我曾經身為中華民國空軍戰鬥機部隊修護士官長，深以為榮。

飛鳥與水魚

· 林寒 ·

親愛的 能否讓我為你
承掬悠遊的海洋 以天空的皇皇情深
赧然淬鍊的意境 向細流翱翔的光影
精鑄出湛藍晴柔的琉璃
剔透的美麗哀愁

親愛的 我為此命名美夢
以雲朵脫臘鑄造的指尖
順沿晶瑩的心跳 彷彿魚水相逢的步伐
棲居誓言所留下的相遇
欲慢慢地潛入澄澈的頻率
如果你見到了 親愛的
關於潮浪所昶亮的眼眸
張燈結綵的繆思已深淺地提起
提起波光粼粼的落筆
斑斕地寫下溫潤雅致的成員
恍若小葉尖尖角所等候的嫩荷

親愛的 或許有些言語
猶似飛鳥與水魚 相望於彼岸的滄桑
卻又濡沫於朝暮裡的擁抱
親愛的 是你來了
你來了定會見到我
正以琥珀色的繽紛擎舉
蜻蜓點水眼眸裡
那幅煦煦暖暖的噴泉森林